

双春殊途

——勃留索夫两则《春天》诗学嬗变赏析

黄偌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市, 100191)

摘要:勃留索夫作为俄国象征派领袖, 诗学风格历经从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嬗变。本文以其两首同名诗作《春天》为对象, 结合丘特切夫、勃洛克、阿赫玛托娃等人的春主题诗作进行对照, 从核心意象、诗歌结构与创作理念三方面探析其演变轨迹。1896年《春天》作于早期象征主义阶段, 以白玫瑰、鸽子等朦胧意象构建抒情闭环, 秉持“纯艺术”与自我中心主义, 聚焦个体隐秘痛苦与理想幻灭, 本质是逃避现实。1920年《春天》则在十月革命后转向现实主义, 以黑土地、白桦、矢车菊等本土意象将自然生机与革命新生绑定, 拥抱现实, 歌颂劳动神圣与民族复苏, 践行“首先与人民在一起, 然后才是诗人”的理念。两诗一避世一入世, 一聚焦个体一关切民族的对比, 既是诗人创作转型的写照, 也是理解俄国白银时代文学向革命文学演进的重要文本。

关键词:勃留索夫; 《春天》; 白银时代; 象征主义;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I512.072

文献标识码: A

一、诗生印春

瓦列里·雅可夫列维奇·勃留索夫(1873—1924), 俄国著名诗人、小说家、翻译家, 象征派领袖人物之一。他在俄国象征主义文学发展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 “他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批评家、文学理论家, 而首先是象征主义的组织者。^[1]” 其一生创作分为四个阶段: 19世纪90年代, 勃留索夫创办《俄国象征主义》辑刊, 出版《杰作集》和《这是我》, 受丘特切夫、费特及法国象征主义、巴那斯派影响, 宣传个人主义, 否定现实; 20世纪初(1900—1906), 是其创作成熟期, 《第三班岗》《致城市和世界》《花环》三部诗集把他推上象征派诗坛盟主地位, 主题开始转向劳动、城市生活、自然与政治; 1909—1917年, 诗风渐趋明朗, 更多赞颂劳动、探索者及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十月革命后, 诗歌极力表现革命带来的新气象, 但新思想与艺术形式之间未找到恰贴结合, 成就不高^[2]。本文选取的两首诗歌«Весна» «Весной», 译名均为《春天》, 恰分属1896年第一阶段与1920年第四阶段。勃留索夫的创作时常充满矛盾, 执着于创新突破的同时又回归古典形式。安德烈·别雷评价其为“大理石与青铜的诗人”, 卡缅涅夫则认为他兼具“铁匠与珠宝匠”的双重特质^[3]。这一双重性贯穿于两首《春天》之中。

二、幻美春声: 1896年的《春天》

1. 创作背景

俄罗斯诗歌界以“春”为主题的创作并不少见。丘特切夫的《春雷》以“隆隆”迭字词摹声创造春雷敲击大地的听象, 又将赫巴斟酒的神话场景与春雨、阳光、溪流等自然物象交

织，将“春”既视为鲜活的生命图景，又喻指不可抗拒的命运象征，实现了自然、情感、哲理的三重升华^[4]。1907年勃洛克的《“呵，春光没有尽头也没有边际……”》^[5]以澄澈的春光为载体，既继承俄罗斯传统文学中对自然的深情关照，又暗含象征主义的神秘意蕴，春光与“永恒女性”主题相呼应，是理想境界的具象化呈现，体现了“现实与理想相融合”的核心特征^[6]。相比之下，作为俄国象征主义先驱，勃留索夫最初以颓废者和个人主义者的形象登上文坛，提出了对俄罗斯诗歌界尚属陌生的两条原则——“创造特殊的诗歌世界和表现事物的朦胧性”。他否认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强调象征主义是“暗示的诗”。这种对理性的摒弃、对现实的拒斥，奠定了早期象征主义的基本特征。勃留索夫希望在“纯艺术”中逃避现实社会，获得绝对自由^[7]。

《春天》创作于1896年隆冬一月，选自诗集《Me eum esse》^[8]。表面描绘冬末春初景象与少女的等待，实则暗合世纪末诗人的颓废情绪。郑体武指出：“勃留索夫在《这是我》中建立了完整的象征主义理论，找到了理想——高于生活和自然界的纯艺术，确立了道德标准——自我中心主义。^[9]”此诗将“春”压缩至少女、白玫瑰、玻璃构成的私密空间，关注个体隐秘痛苦与理想幻灭。

2. 结构与韵律

诗歌采用五节双行诗结构，每节两句形成独立的情感单元。通过意象呼应与情感递进构建起完整的抒情闭环。从“白玫瑰呼吸”“少女画窗”起兴，经“鸽子飞翔”“预感折磨”推进，到“少女等待”“彼岸春天”形成张力，最终以“玫瑰凋零”“鸽子远去”收束，首尾意象呼应，构成完整抒情闭环。韵律采用双行尾韵（AA式），每节两句押同韵，形成柔和而连贯的音韵节奏。第一节“стебле（纤杆）/стекле（玻璃）”押“-ле”阳韵，发音轻柔绵长，恰如白玫瑰呼吸般的细腻；第二节“снег（雪）/нег（快乐）”押“-ег”短韵，清亮明快，对应鸽子掠过雪原的灵动；第三节“окна（窗户）/весна（春天）”押“-а”宽韵，开阔舒展，“-а”音的开口度在听觉上呼应了少女向窗外“大海彼岸”眺望的空间延伸感；第四节“сном（梦）/ком（谁）”押“-ом”沉韵，深沉低回；第五节“ночь（夜晚）/прочь（远去）”押“-очь”韵，收尾渐弱，仿佛鸽翅掠过天际后留下的余音。从起兴时的轻柔到收尾时的沉郁，音韵成为情感表达的延伸。

3. 意象解析

（1）白玫瑰息，璃上书名

第一节构建了三个核心意象：白玫瑰、少女、冬日玻璃上的名字。玫瑰在俄罗斯文学中常与炽热的红相连，本诗却出现“白玫瑰”——希腊神话中玫瑰最初是纯洁的白色，后因阿佛罗狄忒的鲜血染红，基督教中则因耶稣十字架之血生成^[10]。诗中白玫瑰传递的是未被染色前的纯粹本质，象征纯洁与天真。动词“дышала”（呼吸）将玫瑰拟人化：与“цвела”（绽放）不同，“呼吸”赋予玫瑰生命律动，它是具有生命的。白色与“冬日的玻璃”“雪”等意象融合，赋予爱情清冷与禁欲感，情感并非热烈盛放，而是处于“呼吸般的期待”中，恰

如少女含苞待放的年华，纯真与冰冷的结合也悄然预示了情感的脆弱性。“冬日的玻璃”是寒冷与隔绝的象征：既是冬与春的物理边界，也是现实与幻想的心理边界，少女看得到外面的世界，却无法穿越透明的屏障。“вензель”（花押）带有指向性与隐秘性，这名字既是被书写之物，也是注定随冬去春来而消散之物，意象本身已暗含全诗的幻灭主题。

（2）鸽掠雪原，预感缠心

第二节意象由静态转向动态。“призрачный снег”（梦幻的雪原）并非寒冬厚雪，而是初春残雪，暗示季节过渡的不确定性。鸽子在俄罗斯文化中是爱情与和平的象征，复数“голуби”在雪原中“реяли”（翱翔、盘旋），该动词带有轻盈却方向不明的意味，描绘飘忽不定、难觅踪迹的飞行姿态，恰如少女飘忽不定的期盼。修饰词“смутно”进一步加剧了弥漫的模糊感。“грезы”（幻想）区别于“мечта”（梦想）的明确性，更具朦胧缥缈特质，“предчувствием нег”（快乐的预感）中的“нег”并非纯粹愉悦，而夹杂不确定的煎熬，与勃留索夫早期“隐秘痛苦”的主题高度契合。

（3）少女倚窗，彼岸春茫

第三节是情感推进的关键转折点。“少女久久地，久久地伫立在窗旁”——两个“долго”的重复是对等待状态之无限延宕的修辞摹写。诗人用“где-то”（在某处）这一不定副词回应等待的对象：既明确等待的核心是春天，又通过空间的极端模糊性突出春天的遥远与虚幻。不定副词本身就具有象征主义“暗示”的核心功能，即拒绝指涉具体地点，使“春天”从季节概念升华为永远可望不可即的存在状态。“за морем”（在大海的彼岸）意蕴双重：一方面凸显春天遥不可及，暗示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另一方面彼岸早已春暖花开，未完成体过去时描绘常态性的盛开状态，春天盛大圆满且一直在那里，唯独不属于此地的等待者。这种“他处已然、此处永未”的悖论性结构，正是象征主义对理想与现实之裂痕的经典表达。

（4）夜色漫卷，少女悄泣

第四节中，暮色降临，“земное утешилось сном”（大地被甜梦慰藉）。“земное”指涉整个个人间世界，万物在夜晚获得安宁，与少女独自清醒、独自痛苦形成对位。“Девушка плакала ночью в тиши, — но о ком?”——破折号制造叙事的留白，打破诗句的流畅节奏，仿佛哭声中断后突然涌上的自我叩问。问号是无答案的追问：没有明确询问对象，也不存在回应。“о ком”（为谁）的“谁”不是具体人名，她的爱情并无具体指向，更像是对爱情本身的怅惘、对逝去时光的追忆，或对无法实现之命运的哀悼。

（5）玫瑰无泪，鸽飞远去

最后一节完成了全诗的意象闭环。白玫瑰“увяла без слез”（无泪地凋敝）——“без слез”极具情感冲击力：无泪比含泪更显绝望，暗示期待破灭无声却彻底。从开篇“呼吸”的鲜活到此刻无泪凋敝，玫瑰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衰亡弧线。普希金也曾以玫瑰凋敝喻青春逝去——“Где наша роза, Друзья мои? Увяла роза, Дитя зари”，玫瑰作为美好却生命短暂的象征，是俄罗斯文学经典传统^[11]。清晨本应是新生的开始，却成为鸽子“мелькнули”（

一闪而过）、“кинулись прочь”（急飞而去）的时刻。从第二节“смутно реяли”（模糊地盘旋）到此处的决绝逃离——盘旋是模糊却未消散的希望，逃离则意味着希望的彻底终结。白玫瑰与鸽子从开篇的鲜活朦胧到结尾的凋敝远去，首尾呼应，形成完整意象闭环。这种闭环的悲剧性在于希望本身从萌芽到消散的内在必然，这正是世纪末颓废情绪的经典诗学表达。

三、新生春景：1920年的《春天》

1. 创作背景

1905年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勃留索夫目睹俄国政治与文学变革，受到时代感召，转而踏上新途径。他写道：“很多时候我发自内心想要抛弃以前的生活道路，转而踏上新的途径。”他毅然留在祖国为苏维埃政权服务，1920年担任全俄诗人联盟主席团主席，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同年6月7日写下《春天》。1915至1925年间，与勃留索夫同处革命动荡与文学转型期的多位诗人也以“春”为主题进行了创作，却与勃留索夫形成了鲜明分野。1917年阿赫玛托娃的《神秘的春天业已被冻僵》^[12]以“透明山风的游荡”“渊深湖面的湛蓝”勾勒出隔绝革命喧嚣的诗意图景，她笔下的春天褪去了宏大时代叙事^[13]。191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春天》以“害怕坍塌的房舍”“空寂的夜晚”“深不可测、毫无表情的千万双纷乱的眼睛”传递个人对革命后现实的不安^[14]。这些诗作未将春与社会命运相连。反观勃留索夫，以凝望俄罗斯春日土地为核心视角，勾勒“翻耕的黑土”“垂首的燕麦”“轻颤的白桦”与“悠悠白云”等具体乡村意象，将自然生机与苏联建国初期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既正视民族沉郁痛苦的过往，又以“新生麦穗”“创造力量”隐喻民族复苏与重建希望。全诗融合象征主义内核与现实主义手法，拒绝晦涩，强调贴近现实与民族情感。

2. 结构与押韵

全诗采用“五节六行”的严谨结构，每节篇幅均等，遵循写景—抒情—升华的线性逻辑：前两节聚焦春日实景，第三节由景入情，第四节回溯历史苦难，第五节以“矢车菊”“劳动神圣”升华主题。这种结构不同于早期象征主义的模糊晦涩，彰显诗人后期深入现实、关切人民的创作理念。韵律上采用经典的交叉尾韵结构（ABABCC式），每节前四行交替押韵，后两行叠韵收束，元音和谐呼应，读来朗朗上口，恰如春日的蓬勃生机。第一节“望”“亮”“晃”“长”押ang韵，第二节“楼”“由”“悠”押ou韵，既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张力，也让读者直观感受到春日的舒展与灵动。

3. 意象解析

（1）黑土翻耕，麦垂桦语

“俄罗斯啊，我已不是初次将你那苍茫大地了望”——开篇直抒胸臆。“обозреваю”（了望）区别于普通动词“смотрю”（看），“обо-”前缀带有“环绕、周遍”的空间含义，它不仅是“看”，而是将广袤大地收入眼底的环视。“взрытая земля”（翻耕过的土地）赋予土地人的劳作痕迹，当土地被赋予道义力量的人民性后，俄罗斯的土地便成为道德的表征，承载民族新生的希望^[11]。“овсы тугие”（饱满的燕麦）与“берез извилины родные”（可爱的白桦

枝桠)是俄罗斯乡土的标志性植物意象:“тугие”以触觉化修饰语刻画颗粒充盈的形态,“родные”则以情感化定语直抒对故土的眷恋。维亚泽姆斯基曾写道:“看着俄罗斯的象征,我们有谁能不动真情?对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白桦啊,你就是母亲寄来的书信。^[15]”燕麦象征田野生机,白桦凝聚故土眷恋,两者并置,既还原了俄罗斯春日的真实风貌,又表达了深沉的归属感。

(2) 溪缓坡悠,钟楼耸云

第二节视野从近景向远景层层推开,形成由低到高、由近及远的完整空间纵深。“косогор”与“река”以缓缓、潺潺的舒展形态勾勒出乡村的空间边界。“вышка колокольни”(钟楼)作为秩序与信仰的象征,暗示革命后社会重建的安稳景象。“даль беспредельно широка”(远方广袤无垠)中,“беспредельно”更极致地强调空间的无边无际;“простор лугов, что шаг, раздольней”(辽阔的草地任人驰骋)中,“раздольней”暗示草地可以让人亲近、劳动,为后文“劳动神圣”主题埋下伏笔。“плывут неспешно облака”(悠悠飘动着白云)中,“плывут”本多形容水流,移用于白云,赋予天空以水流般的轻柔与连贯质感;“неспешно”赋予白云从容的松弛感,与大地的蓬勃生机一动一静、动静结合,画面既有土地的蓬勃力量,又有天空的宁静悠远。

(3) 沃野穗熟,白昼轻抚

第三节进入更深的情感投入。“дали нив”(一望无垠的沃野)是“вы неизменны”(你永恒不变)的直接咏叹对象,以无垠的体量感成为俄罗斯民族根基的象征。1920年的俄国刚经历战乱与饥荒,沃野的永恒不变恰是诗人对民族永不枯竭之生命力的信念投射。“свежий колос”(新生的麦穗)“нежно зреет”(温柔地成熟),使用未完成体强调的是“正在成熟”的过程,呼应新生事物方兴未艾的历史时刻。“лелеет”本指人对所爱之物的珍视呵护,此处用于形容白昼对待土地之梦,使晨光不再是冰冷的自然现象,而是如人般轻柔包裹土地的怀抱。“опять”(重新)一词暗示召唤从未中断,为全诗注入了一种历史纵深,将当下春景与俄罗斯土地永续的生命力联系起来。

(4) 郁苦萦怀,创力闪耀

第四节直面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перенесла”(经受、忍受)带有主动承受的意味,将俄罗斯拟人化为坚韧的苦难主体。“сумрачной невзгоды”精准写照战乱动荡后的物质破坏与精神压抑。“Пока, алея, не взошла”(在泛着红光升腾之前),逗号的插入制造了节奏的停顿与悬置,“алея”的副动词形式描绘朝霞初染天际的动态过程,“尚未升腾”的否定式则暗示希望正在酝酿。“глубоких тайниках природы”(大自然的深邃秘处)既呼应民粹主义对土地的尊崇,又将自然力量与革命力量相联结,暗示革命是民族走出苦难的关键,俄罗斯的生命力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

(5) 矢菊飘香,劳动神圣

最后一节是全诗的精神升华,以“нет места для сомнений”(没有疑虑的位置)确立信

念基调，随后四个“где”从句层层递进，将意象与信仰紧密结合。“васильки во ржи”（禾田里的矢车菊）作为微观乡土意象，在俄罗斯文化中承载多重象征意义。圣三主日抽穗节的民俗中，矢车菊被用以装饰，成为新生与丰收的象征^[15]。“запах мяты и полыни”（薄荷与艾蒿的清香）以嗅觉维度丰富春日的感官景象，清凉与醇厚的气息缓缓释放——这是俄罗斯乡村春日最熟悉的嗅觉记忆，瞬间唤起对故土的亲近感。核心意象“бодрый труд”（爽朗的劳动）与“торжествующая святыня”（庄严的圣物）将劳动提升至宗教信仰层面的神圣地位。

四、双春嬗变

核心意象上，1896年的《春天》意象是个人化、朦胧的隐喻。白玫瑰象征纯洁却脆弱的理想，鸽子是飘忽不定的希望幻影，冬日玻璃隔绝了现实与幻想，呼应象征主义“暗示多于直白”的核心追求——正如勃留索夫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为艺术领域打开了所有可囊括的方面，从而消除了诗人的艺术及其生命之间的界限”，象征主义的任务是把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艺术家本人也成为艺术^[7]。这正是1896年诗作“纯艺术”追求的理论支撑。1920年的《春天》，意象变成了本土化、鲜明的现实符号。翻耕的黑土地承载农业复苏的生机，白桦凝聚对故土的眷恋，矢车菊象征希望与劳动的神圣，意象扎根于现实土壤。诗歌结构上，1896年采用五节双行诗的闭合式结构，结构封闭而紧凑，契合诗人内心孤独。1920年则为五节六行的线性推进结构，层层递进，不断拓展视野与立意，开放而明朗。创作理念上，勃留索夫早期诗作充满自我中心主义和超脱现实的神秘色彩。1905年俄国革命促使他面对现实、同情劳动人民，十月革命则引起了世界观和艺术创作的深刻变化，其创作道路体现了从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变^[16]。诗人践行“首先与人民在一起，然后才是诗人”的理念，为“回到人们中间，回到世间，回到客厅的喧哗中”感到高兴^[17]。这是从逃避到拥抱现实的根本转变。

五、结语

从1896到1920年，勃留索夫两首《春天》以迥异的意象体系、结构形态与创作立场，完成了从象征主义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这一嬗变，既是十月革命重塑诗人世界观的结果，也证明了象征主义文学在时代变革中自我革新的可能：既能回应个体精神诉求，也能承载民族复兴的时代记忆。两首《春天》并非割裂的文本，而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对话。早期诗中以“白玫瑰凋敝”“鸽子远去”完成的幻灭叙事，在后期诗中被“黑土翻耕”“矢车菊绽放”的新生意象所回应——仿佛诗人在用二十四年的时间，为那个曾在冬日玻璃上画下名字的少女，找到了通往广阔大地的道路。这种从私密空间到辽阔国土、从闭合式结构到线性推进、从“为艺术而艺术”到“首先与人民在一起”的转变，不仅是勃留索夫个人的创作轨迹，更映射出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从现代主义的内省走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整体脉动。

参考文献

- [1]阿格诺索夫,石国雄,王加兴译.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M].译林出版社,2001:56.
- [2]曾思艺.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44-145.
- [3]Вуз: Белгоро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Правиль]Позднее творчество[EB/OL].studfile.net,2019-04-18.<<https://studfile.net/preview/7668100/page:9/>>
- [4]林明理.论丘特切夫诗歌的艺术美[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6,(01):62-67.
- [5]丁人译.勃洛克抒情诗选[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98.
- [6]郝若琦.勃洛克抒情诗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 [7]郭靖媛.别雷象征主义理论中的“生活—创造”问题[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 [8]Весна (Брюсов)/ПСС 1913 (ВТ:Ё)[EB/OL].Викитека,без даты.<[https://ru.wikisource.org/wiki/Весна_\(Брюсов\)/ПСС_1913_\(ВТ:Ё\)](https://ru.wikisource.org/wiki/Весна_(Брюсов)/ПСС_1913_(ВТ:Ё))>
- [9]郑体武.俄国现代主义诗歌[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50-51.
- [10]马洛丹.玫瑰意象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内涵初探[J].俄语学习,2017,(02):51-57.
- [11]王明琦.幻想与现实的艺术对话——勃留索夫及其诗歌的比较探析[J].名作欣赏,2006,(16):74-77.
- [12]【俄】阿赫玛托娃,马海甸,徐振亚译.阿赫玛托娃诗文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45.
- [13]【俄】鲍·列·帕斯捷尔纳克,顾蕴璞等译.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M].上海译文出版社,143-147.
- [14]В.Я. Брюсов Весной Из сборника «В такие дни» Цикл: В зареве пожара[EB/OL].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Жизнь,без даты.<https://dugward.ru/library/brusov/brusov_vesnoy.html?ysclid=mke1xqtlhy464080501>
- [15]陈训明.俄罗斯花木的诗意象征[J].俄罗斯文艺,2002,(02):56-59+66. DOI:10.16238/j.cnki.rla.2002.02.016.
- [16]勃留索夫,岳凤麟,赵东方.勃留索夫早期诗选译[J].国外文学,1988(3):191-200.
- [17]张歆雪.白银时代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以勃留索夫为例[J].福建质量管理,2017(6):192. DOI:10.3969/j.issn.1673-9604.2017.06.167.

Two Springs, Divergent Path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Poetic Evolution in Valery Bryusov's Two “Spring” Poems

Huang Ruox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Bryusov, as a leader of the Russian Symbolist movement, underwent a poetic evolution from Symbolism to Realism. This paper takes his two poems of the same title, “Spring,” as its objects of analysis and compares them with spring-themed poems by Tyutchev, Blok, Akhmatova, and others, exploring the trajectory of this evolution through three aspects: core imagery, poetic structure, and creative principles. The 1896 “Spring,” written during his early Symbolist phase, employs hazy images such as the white rose and doves to construct a lyrical closure, adhering to “pure art” and egocentrism while focusing on private, concealed anguish and idealistic disillusionment—essentially an escape from reality. The 1920 “Spring,” by contrast, turns toward Realism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t uses native images—the black earth, birch trees, and cornflowers—to bind the vitality of nature to revolutionary renewal, embracing reality, celebrating the sanctity of labor and national revival, and practicing the creed “first with the people, then a poe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se two poems—one withdrawing from the world and the other engaging with it, one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ther on the nation—is both a reflection of the poe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an important text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from Symbolism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during Russia’s Silver Age.

Keywords: Bryusov; “Spring”; Silver Age; Symbolism; Realism

作者简介:黄诺轩(2002-), 新疆乌鲁木齐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专业 2025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